

王昭君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高阳
著

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王昭君

海南出版社

(琼)新登字 03 号

本系列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授权我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

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王昭君

高阳 著

责任编辑:苏 斌 朱 晓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238 千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7-80617-374-9/I·95

定价:1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

出版前言

港台中国历史小说的大手笔，一个是香港的南宫博，再一个就是台湾的高阳。高阳取材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事件，经过独到的周密考证、演绎成一篇又一篇人物生动情节跌宕的小说，他的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灯火楼台》在华人世界已是家喻户晓。

高阳亲身经历过中华民族两次大变故——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权的溃败，这种亲历动荡的感受，加上他历史家的敏锐、小说家的激情，使高阳不辍地摹写古往今来的盛衰废替，揭示兴亡背后百姓的苦难，为爱好历史的人、研究历史的人以及想要创造历史的人提供思考的素材。

高阳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：从1922年出生至1946年，是高阳的成长时期，社会的动荡不安，影响了高阳的求学过程；1947年至1959年，高阳在军中服务，他努力自修，多方涉猎，奠定了日后在文学与史学方面发展的根基；1960年至1986年，高阳在台湾《中华时报》服务，担任主笔，后升任总主笔，其卓越才华得到发挥；1986年高阳退休后，全力投入历史小说创作，写就了七十二部（九十一册），上溯秦汉下至民国的“史诗式、百科全书式”的作品系统，直至1992年6月逝世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涉及范围很广，由刺杀秦王壮志未酬的荆轲，直至近代少年英雄、老来投敌的汪精卫，其间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英雄豪杰、富商大贾等等都在他的作品中

出现。描写的人物时空跨度如许，如何能使人物真实，是很要功底的。高阳刻画历史人物和描写当代人物时艺术手法并无二致，他以为形成人物个性特点的，古往今来皆有共性，比如教育程度、家庭影响、政治背景等等，掌握了人物的这几个方面的背景资料，就能对人物有预见性——怀才不遇的人当然爱发牢骚；很重感情的人往往在紧要关头为私人感情所支配，依此类推，不一而足。

对于人物的臧否，高阳有历史家的慎重。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保守的、传统的。“我选择题材和下笔描写，要有客观的标准，取持平的态度。我要作律师，不作法官，不把人物轻易否定，不是确实证明他们行之有愧，我总采取辩白的态度。”

高阳有一段话，发人深省：“历史是我写作的主要题材，也是我的兴趣。搞历史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唤起同胞对历史的温情……国学大师钱基博说过，对历史有温情，民族才有办法。的确如此，了解历史，了解民族的创造多么艰难，民族才会有向心力，才会团结起来；不然，民族的感情定是淡薄的，这个民族就只好不起来。”这也许正是高阳偏爱和选择写历史小说的原因。

我社经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，在大陆出版《高阳历史小说系列》首批五种，共八本：写孙中山的《石破天惊》，写汪精卫的《粉墨春秋》（上、中、下），写李鸿章与太平天国的《李鸿章》，写明朝抗倭的《草莽英雄》（上、下），写昭君出塞和番的《王昭君》。

高阳的其它力作，我社将陆续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海南出版社

1996年1月

1

秭归县的大堂，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溢，里里外外到处是笑脸。有的是觉得新奇有趣的笑，有的是憧憬着荣华富贵的笑，有的是自鸣得意的笑，但也有用脂粉遮掩了泪痕，强自妆点的笑。

大致说来，秭归县的美人，只要是未曾出嫁的，都集中在这里了——朝廷采选良家女子，充实后宫，尽管诏书中煌煌申明，以德为主，仪容并非所重，只要平头整脸，身无恶疾，皆有入选的资格。可是谁都知道，入选的主要条件是色！因此，平素有艳名而又不愿选入深宫的，早在诏书下达之时，便急急忙忙地物色儿郎，草草婚嫁。这半年以来，办喜事的人，比平常多了三倍。

这一来剩下的美人就不多了。选美的钦使，掖庭令孙镇，大为失望，不断地皱眉、摇头，喃喃自语：“千城易得，一美难求！”

“钦使说哪里话！”有个待选的蓬门碧玉，心直口快，不服气地抗议，“有位美人，不但秭归第一，只怕天下也是第一！”

“喔，”孙镇动容了，“你说，是谁？”

话是说出口了，却大为懊悔。她嗫嚅着说：“我是说着

玩的！那里有什么天下第一美人？”

孙镇已当了二十年的掖庭令，后宫佳丽，何止三千？成天在脂粉丛中打滚，将女孩儿的心理摸得熟透、熟透，知道她的话不假，只是忽生顾忌，故而改口。如果逼着问，当然可以问得出实话，但可能会别生枝节，反为不妙，所以一笑置之。只问她的姓名。

“我叫林采。双木林，采选的采。”

“看你口齿伶俐，也有可采之处！”

陪侍在旁的秭归县令陈和，立即高声说道：“取中林采！”

孙镇不过是那么一句话，入选与否，犹在考虑，陈和自作主张地作了这么一个宣布，使得他颇为不悦，但也不能不算，只好承认：“取中林采。”

因为如此，他就不肯轻易发言了，看来看去，一直看到离末尾只剩五、六个人了，第二个还没有选出来，陈和不免着急，陪笑问道：“莫非再没有能中法眼的？”

孙镇犹未答言，有个圆圆面孔，喜气迎人的女郎，笑盈盈地向他行礼，用很清脆的声音说：“钦使安好！”

“你倒很懂礼节。”

“懂礼节就好！”陈和一旁接口，“宫廷中礼节最要紧。”

陈和不置可否，只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赵美。”

“赵美？”

是疑问的口气，便意味着有名实不副之感。陈和急忙成人之美，“钦使，”他说：“美有各种各样的美，有的人，初看不错，再看不过如此，越看越不顺眼；有的人呢，初看似乎平庸，再看有点味道，而越看越美。拙见钦使以为

如何？”

“嗯！嗯！高见，高见。”孙镇敷衍着。

“钦使，”陈和又说：“这赵美是官男之相，主理贵子。”

这句话倒是打动了孙镇，他点点头说：“可取者大概在这一点了！也罢，选上她一个。”

于是看到末尾又回头，总算勉强又选中一个，名叫韩文，定额四名，还差一个。陈和看孙镇大有再也不屑一顾之意，便又说道：“钦使，请再看看，可有遗珠？”

“不必再看了，本无珍珠，何遗可言？”

“那，不还差一名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说完，孙镇便管自回到别室休息去了。

陈和情知不妙，但不便追了去问，先料理了中选的林、赵、韩三家该送的羊酒采礼，鼓吹前导，亲身登门道贺。一家一家走完，回到衙门，已近黄昏。置酒款待钦使之时，方始从容叩问。

“钦使，尚差一名，是宁缺毋滥呢，还是另行复选？”

“既不可缺，亦不可滥，另行复选，亦嫌费事。”孙镇答说：“我看，林采口中的天下第一美人，不妨召来看一看。”

陈和听得这话，心中一跳。“林采胡说八道！”他说：“哪里有甚么第一美人？秭归自从出了‘三闾大夫’师弟，秀气都拔尽了，至今男子不文，女子不美。钦使莫轻信妄言！”

“三闾大夫”就是作《离骚》的屈原，与他的弟子，一代才人的宋玉，相传都是秭归的土著。师弟皆善辞赋，瑰奇伟丽，冠绝古今，所以陈和有此说法，然而毫无效果。

“陈兄，”孙镇正色说道：“美人如日月星辰，纵或一时

为浮云所掩，终必大显光芒，为世人所共见。倘或真如足下所说，秭归的秀气为屈、宋师弟拔尽了，至今男子不文，女子不美，自无话说。万一真的出现了天下第一美人，而且早就是足下的子民，那时候，陈兄，这欺罔之罪，恐怕你当不起！”

事态严重了！做主人的陈和，如芒刺在背，大为不安——原来林采的话，一点不假，秭归确有国色，只是父母视如性命，舍不得她远离膝下，所以一闻采选的信息，在陈和那里行了重贿，得以剔除在候选的名单之外。不想林采多嘴，而孙镇精明，看来是瞒不过了。

孙镇从陈和脸上，看到他心里，知道可处死刑的“欺罔之罪”四字吓倒了他。只是话说得太硬，无法弯得过来，须为他找个开脱的借口，事情才能转圆。

于是，他略想一想说道：“陈兄，你到任未几，只怕地方上的情形还不太熟悉。明天不妨多派出人去，加意访一访，果然有此一美，选入深宫，天子宠幸，于足下的前程，亦有锦上添花之妙！”

先作威，继以利诱，又为他留下挽回的余地，陈和的嘴怎么还硬得起来？一连叠声地说：“是！是！谨遵台命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陈和派人去召请一位绅士，名叫王襄，此人当过传宣王命的“谒者”，久在胡地，以后弃政从商，与匈奴从事贸易，挣了极大一份家财，暮年思乡，弃落归根，回到秭归定居；不过一年有余，但以家业殷厚，赋性慷慨，所以很快地便成了本地的一位大绅士，颇得陈和的尊敬。

奉召到了县衙，后堂相见。王襄一眼望到几案上，便是一愣——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四镒黄金，他认得出，正就是自己送陈和的原物。

“王公！事不谐矣！”

“贤父母何出此言？”王襄急急问道：“是不是出了变故？”

“事出意外！”陈和蹙眉答说，“都只为一个姓林的多嘴，说得一句‘秭归第一美人’，钦使已经发觉了，昨夜发话，倘有这么一位美人，匿不报选，将来要治我以‘欺罔之罪’。这不是儿戏之事！王公，厚赐心领谢谢。方命之处，并乞鉴谅。”说到这里喊一声：“来啊！”

伺候起居的一个童儿应声而至，在陈和指挥之下，将那四镒黄金，用布袱包好，放在王襄面前。

“厚赠奉璧！”陈和拱拱手说：“效劳不周，歉疚之至。”

“不，不！区区不腆之仪，仍请笑纳。”王襄将一包黄金推了过去，随即起身说道：“告辞！”

“王公！”陈和握住他的手臂，怔怔地半晌作不得声。

他这难以启齿而又必须要有结果的心事，王襄是充分了解的。黄金退回，女儿就要送出去了！可是，他却不能在此时作任何承诺，唯有装聋作哑地保持沉默。

这就逼得陈和不能不开口了。正在考虑如何措词之际，童儿走来通报：“钦使来了！”

人随声到，孙镇已从别室缓步而来。陈和大感窘迫，首先要处置的那四镒黄金，受贿的真脏俱在，落入孙镇眼中，异常不妥。幸而那童儿很机警，趁王襄趋前迎接，挡住了孙镇视线的机会，眼明手快地将一包黄金移了开去。

这下，陈和才得放心，定定神为王襄引见：“这位是朝廷特派的孙钦使。”

“王襄参见钦使！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王公请坐。”

王襄急忙欠身逊谢：“尊称不敢当！”

“也不算尊称。足下为国宣过劳，如今优游林下，年高德邵，怎么当不得这个称呼？请坐，请坐！”

于是孙镇与王襄相向而坐，陈和在客座相陪。略略作了几句寒暄，做主人的渐渐导入正题。

“王公，”陈和说道：“钦使千里迢迢，可说是专为令媛而来的。”

“正是！”孙镇接口，“久闻令媛德容言工，四德具备，一旦选入深宫，必蒙恩宠。老夫先致贺了！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！”王襄惶恐地，“钦使对小女过奖忒甚，将来一定会失望。”

“哪里话？”陈和趁机说道：“何不此刻就烦尊驾将令媛接了来，容我们一瞻颜色？”

“这却有些难处！”王襄答说：“小女不在归州。”

“不在归州？”陈和不免一惊。

“是的。小女随她两个兄长打猎去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孙镇与陈和相互看了一眼。两人都不肯信他的话，而且孙镇有些不悦，“这也奇了！”他沉下脸来说：“深闺弱质，还能骑马射箭不成？”

“这有个缘故，小可自辞官以后，久在西北边境经商，所以小女也能像匈奴女子那样，骑马打猎。”

孙镇的脸色稍为缓和了些，“原来如此！”他问：“令郎、令媛去打猎，哪天回来？”

“我想，大雪封山以前，总得回家。”

由于这句话，使得孙镇脸上的皮肉又绷紧了，看着陈和冷冷地说：“如今才初秋，下雪还有两三个月。”

“钦使怎么能等两三个月？”陈和的神色也不好看了，

“我想一定可以找得回来！令郎、令媛去打猎，不能漫无目标，总有个方向吧？”

“大概在北面。”

“北面甚么地方呢？”陈和板着脸说，“彼此要相见以诚才好！”

这竟有点教训的口吻了！王襄心里很不是味道，同时也有深深的警惕，想了一下答说：“大概是在八学士山。”

能说明确实的地点，便是肯合作的表示，陈和便又用抚慰的语气说：“八学士山离城只有十里路，来去也很方便。王公请你赶快派人把令媛接回来！以令媛的才貌双全，何愁不得恩宠？王公，你荣宗耀祖，光大门庭的机会到了！”

王襄点点头，便待起身告辞，孙镇却还有话说：“这是公事，得有一道手续。王公，令媛是何芳名，多大年纪？”

“小女单名一个嫫字，别号昭君，今年十八岁。”

“是了！”孙镇即唤来登录名簿的小吏，当面交代：“今有秭归县民王襄，面报其女王嫫，别号昭君，年十八岁，候选入宫。”

原来这是一计，让王襄亲口报了名，便再也不能抵赖了。

*

“我可不要这种荣宗耀祖，光大门庭的机会！”王夫人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只要我的女儿！”

“夫人，你不要太固执！我又何尝舍得？只为有人多了句嘴，连县官都庇护不得。皇命所关，谁敢不遵？你要往宽处去想才是。”

“我不管。要我的女儿可以，先拿把刀来把我杀掉！”

竟到了无可理喻的程度。王襄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搓了半天的手，叹口气说：“只怪你的肚子太争气，生了这么一个秣归第一的女子。为女儿，我也是什么办法都想到了，你如今仍旧不肯听劝，那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只好我去下狱受罪。”

这一层，王夫人当然也想到过。她的看法是，“天大的官司，地大的银子”，只要不惜倾家荡产，总可以把丈夫救出来。但这个看法只能做，不能说，一说出来便仿佛是忍心让丈夫下狱，夫妻的情义何在？因此，这时候只好沉默。

于是，站在她身后的侍儿小翠，拉一拉王夫人的衣服。王襄眼尖看到了，大声叱斥：“小翠，你又在捣什么鬼？”

“总管等着夫人给钥匙，开仓库。”

王夫人一听便能会意，立即接口：“啊，我倒忘了！”她站起身来，“等我先去交代了钥匙再说。”

原来让昭君跟着他两位兄长，一位表兄去打猎，本有让她远避之意。此时小翠献计，不必跟王襄争执，只派人到八学士山去寻着昭君，叮嘱她到表兄家暂住，岂不就轻易躲过了难关？

王夫人认为此计大妙，吩咐照办。然后回到丈夫那里，装模作样地争执了好一会，才作出无可奈何而让步的表情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好了，随你吧！反正女儿又不是我一个人的。”

于是王襄派了一名年轻力壮的干仆王兴，郑重交代：“你马上到八学士山去找着大爷、二爷跟小姐，关照他们立刻赶回来！话不必多说，倘或问你是何要紧事，你就说不知道好了。”

尽管王兴机警干练，毕竟晚了一步，以致于扑了个空。不过搜索查访，小主人的行踪，大致可以推断出来，对主

人不能说是没有交代，因而连夜赶回来复命。

“大爷、二爷、小姐，一定是跟表少爷回巴东了！”王兴这样报告：“我问了好些人，都说是往西面出山的，正是到巴东的大路。”

“那么，你怎么不赶了去呢？”

“来不及了。一路查访延误，等问清楚，算一算辰光，已经半天的路程。我怕老爷惦念，所以先赶回来报信。如果一定要大爷他们回来，我再赶到巴东就是。”

“也好！你马上再到巴东去一趟。”

刚遣去了王兴，县里就着人来请，自然是询问昭君的下落。王襄只好据实答复，然而有许多疑窦是无法解释的。

“王公，我倒请问，令郎、令媛要到巴东亲戚家去作客，莫非你就一无所知？”陈和又加了一句：“听说府上的家教是很好的啊！”

若有家教，子女何能不禀命而行？这明明是指他虚言搪塞。王襄有口难辩，只好这样答说：“已经派人到巴东去追了，一定找得回来的。”

“那要几天功夫？”

“一来一往总得五天功夫。”

陈和不敢作主，转脸问道：“钦使以为如何？”

孙镇沉吟了一回，毅然决然地答说：“好！就是五天。不过五天以后，一定要人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如果没有人呢？”

“那，”王襄慨然答说：“任凭治罪。”

“这个罪，”孙镇提醒他说：“可不轻噢！”

“那也是没法子的事，我是问心无愧。如果不容我慢慢

寻访，将事情弄清楚，就加我以抗旨之罪，也只好认命了。”

话说到软中带硬，令人听了不受用。所以孙镇在他辞去以后，向陈和很发了一顿牢骚，少不得也有些责备陈和，不该不知道这事的轻重，居然接受王襄的“请托”。又说事情果真起了变化，唯有“公事公办”，决不徇情。

这一下，连陈和也有些着急了！因为所谓“请托”，就是受贿，此事可大可小，只看孙镇的意向。如今孙镇颇为愠怒，自己为明心迹，也只有拿“公事公办，决不徇情”八个字作自保之计。

于是，那交还王襄而辞谢不受的四镒黄金，再次退还给王家。见此光景，王襄知道事成僵局，连夜又派了人赶到巴东，催昭君务必克日赶回秭归。

到得第四天，王兴从巴东回来了，带来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，昭君与她的两个哥哥，根本未到巴东。

这会到哪里去了呢？不由人不怀疑，是在深山中遇了险？王太太急得两泪汪汪，坐立不安。王襄自然也怀有深忧，只是为了安慰妻子，不便形诸颜色，只召集亲族中的壮丁，悬下赏格，请他们分道入八学士山去搜索。

乱糟糟地初步处置刚毕，县里则又着人来请了。王襄自然据实陈告，而孙镇却不肯信他的话，只是连连冷笑。

“实不相瞒，”王襄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内人本来不舍得小女被选入宫，如今心思也改变了。生离到底强于死别，小女若能平安归来，情愿入选。倘或遇险，从此永别，愚夫妇就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那时钦使要治我的罪，在我根本就无所谓了。”

说得如此沉痛，孙镇不能不信。但由他的说话中，越发可以想见昭君是何等晶莹圆润的一颗稀世明珠！因而对

她的生死下落，亦就更为关心，与陈和商量，不妨也派人帮着搜寻。陈和当然照办，派出十来名差役裹粮入山，细细查访。

这样三天过去，不大的一座八学士山，几乎搜遍了，毫无踪影。如说遇险，不论是坠入深谷绝涧，或是为猛虎毒蛇所噬伤命，总有迹象可寻，而竟杳然。何况王家兄弟还带着下人，一行人众，就是遇了险，不致于全数遭难，总也有个把人可以逃出命来，回家报信，而亦竟无一有，岂不是一桩大大的蹊跷。

孙镇居心此刻苛刻，认定这是王襄有意安排的一个骗局，颇有受人戏侮之感，因而越发恼怒，决定要“公事公办”了。

于是下令将王襄拘提到案，亲自审问。“你可知罪？”他说，“这个骗局，疑窦重重，你何以自解？”

“我不必作何解释，请钦使治罪好了。”

在王襄自觉不必辩，辩亦无益，爱女如果遇险，则一切都可置之度外，所以这样回答。而孙镇却误会了，以为是他词穷服罪，正好证明自己的看法不错，这就不必再推究案情，只须考虑如何治罪。

转到这个念头，立刻发觉自己遭遇了难题：第一、没有司法的权责，不能治王襄的罪；第二、就算能治罪，不知道应当援用哪条律例？所谓“抗旨”、“欺罔”，到底只是口头恫吓的话，写入“狱词”，据以定罪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

不过，虽不能治王襄的罪，却可以交代陈和逮捕，带回京去。这样想停当了，便即说道：“王襄，你既然无以自解，承认是个骗局——”

“钦使！”王襄抗声说道：“治我的罪可以，我可不能承

认是个骗局。”

孙镇一愣，“你怎么又翻供了？”他说，“既非骗局。那么，人呢？”

“小女生死不明，教我如何交人？”

答得振振有词，驳他不倒。可是，孙镇亦非弱者，不跟他辩这一点，只说：“好！就算生死不明，不过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眼前你还不能卸责，我亦不能放你。唯有拿你带进京去，交付廷尉衙门，依律治罪。只要你的女儿能够报到，或者能确实证明，是出了意外，我仍旧可以放你。”

这样处置，不算过分，王襄问一句：“要怎么才算是出了意外的确实证明？”

“如果出了意外，总有尸首吧？”孙镇作了个结论：“反正没有活的有死的！王昭君若无下落，你就休想回家了。”

王襄黯然无语，听凭孙镇交代陈和，将他下狱。王夫人得知信息，急得几乎昏厥。央求族人出面，请求保释，陈和一口拒绝，孙镇则决意加重压力，关照陈和，尽快将王襄解送进京。

于是，陈和连夜备办文书，派定解差。第二天一早起解之前，照例先要“过堂”，先传两名解差上堂回话。

“你们的盘缠跟文书领了没有？”

“领到了。”

“这王襄是抗旨的罪名，等于钦命要犯。你们这一路解送，要格外仔细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好！先退下去。”陈和大声吩咐：“带王襄。”

王襄已换了罪犯的打扮，身穿赭色布衣，腕上加着手铐，容颜惨淡地上得堂去，双膝一跪，静待问话。